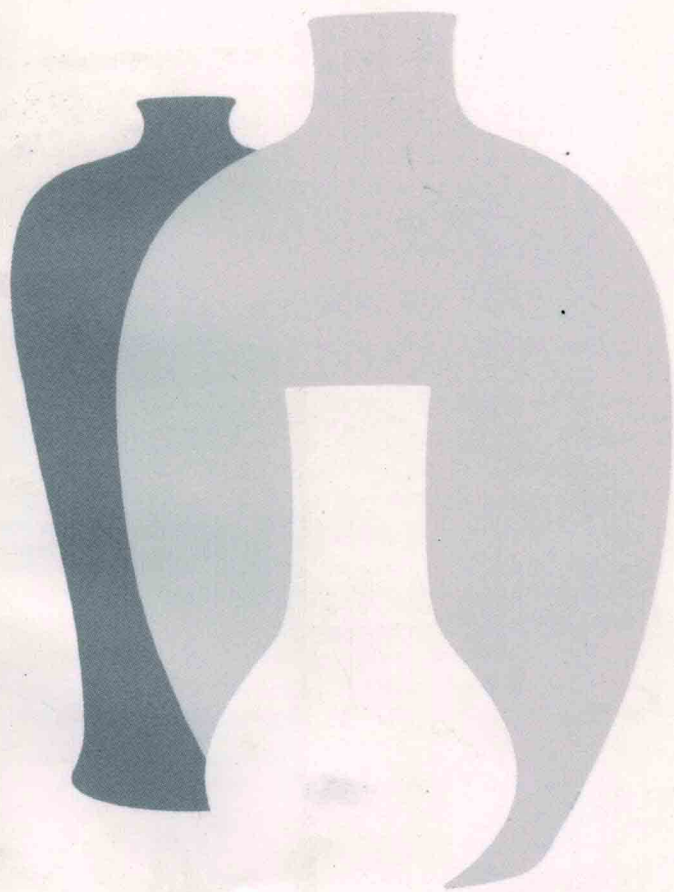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器丛书 CHINA SERIES



袁运生

Yuan Yunsheng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J527
38

大器丛书
CHINA SERIES

袁运生

Yuan Yunsheng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运生 / 袁运生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4. 5
(大器丛书)
ISBN 7-5434-5130-1

I. 袁... II. 袁... III. 陶瓷—中国画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5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1828 号

策 划 / 张子康 何国庆 费卫东
项目执行 / 顾维洁 费卫东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作品拍摄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图片工作室
(摄影师: 刘增银)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制 版 /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/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 2 印张
出版日期 /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1500 元 (共 50 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 徐春芳 陈志伟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。0311-8641271, 8641274

邮购地址: 050061,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
(0311-7731224 E-mail: wfbooksell@vip.163.com)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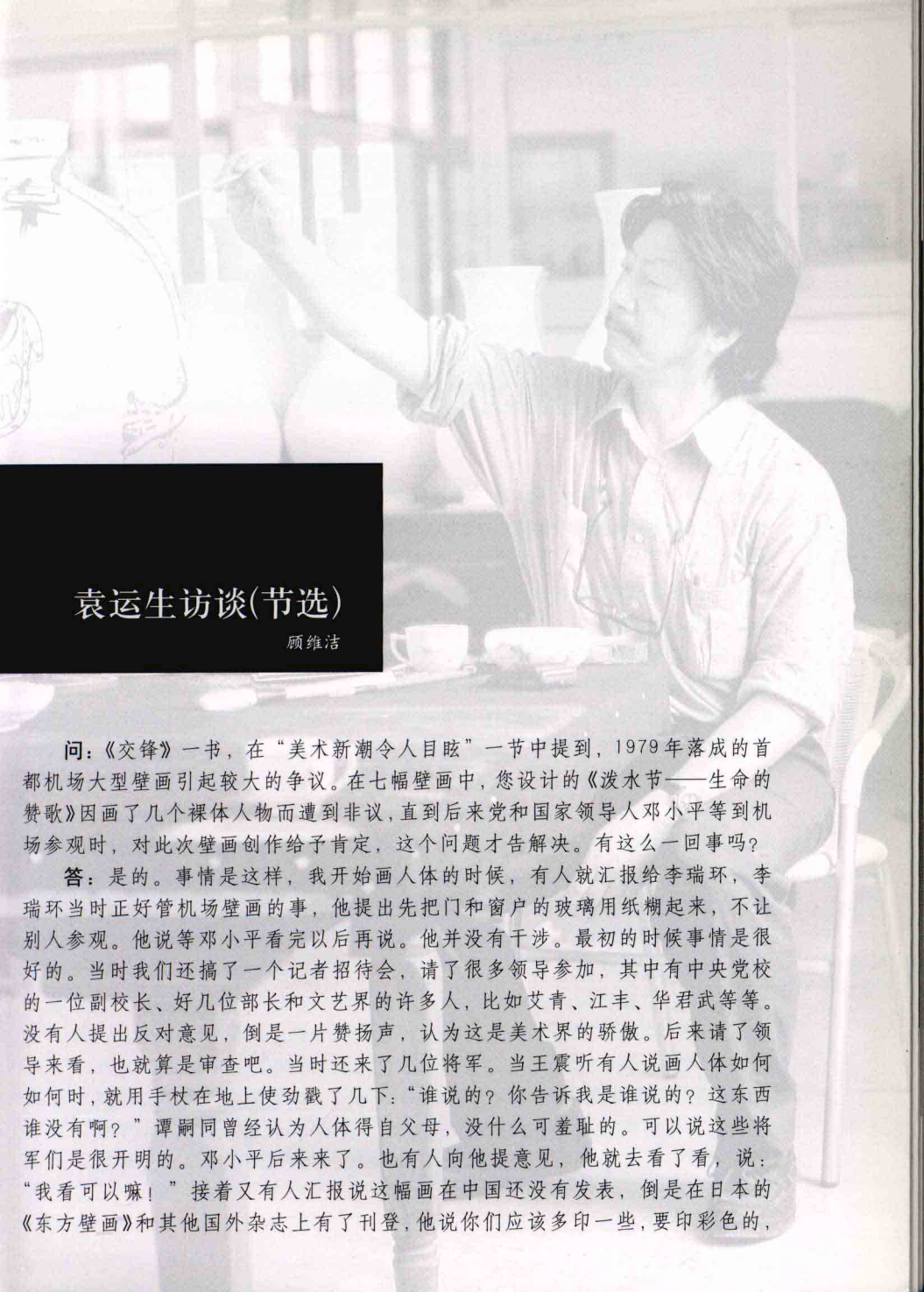
袁运生访谈(节选)>> 5

瓷绘作品>> 10

简介>> 63





A man with a mustache, wearing a light-colored button-down shirt, is seated at a table and painting a large mural on a wall. He is holding a paintbrush in his right hand, reaching up to the wall. The mural appears to be a sketch of a human figure. 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him are various items, including a cup and some papers. The background is slightly blurred, showing what looks like a window or a doorway.

袁运生访谈(节选)

顾维洁

问：《交锋》一书，在“美术新潮令人目眩”一节中提到，1979年落成的首都机场大型壁画引起较大的争议。在七幅壁画中，您设计的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因画了几个裸体人物而遭到非议，直到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到机场参观时，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肯定，这个问题才告解决。有这么一回事吗？

答：是的。事情是这样，我开始画人体的时候，有人就汇报给李瑞环，李瑞环当时正好管机场壁画的事，他提出先把门和窗户的玻璃用纸糊起来，不让别人参观。他说等邓小平看完以后再说。他并没有干涉。最初的时候事情是很好的。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请了很多领导参加，其中有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校长、好几位部长和文艺界的许多人，比如艾青、江丰、华君武等等。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，倒是一片赞扬声，认为这是美术界的骄傲。后来请了领导来看，也就算是审查吧。当时还来了几位将军。当王震听有人说画人体如何如何时，就用手杖在地上使劲戳了几下：“谁说的？你告诉我是谁说的？这东西谁没有啊？”谭嗣同曾经认为人体得自父母，没什么可羞耻的。可以说这些将军们是很开明的。邓小平后来来了。也有人向他提意见，他就去看了看，说：“我看可以嘛！”接着又有人汇报说这幅画在中国还没有发表，倒是在日本的《东方壁画》和其他国外杂志上有了刊登，他说你们应该多印一些，要印彩色的，



还可以在民航卖嘛。就此以后，各类刊物、报纸都登了有关这幅壁画的消息。在国际上反映也是很好的，认为这是个改革开放的象征。所以当时的确是一点事情都没有。

问：其实事情好像不是很简单。美术史所谓的“壁画事件”最后甚至上升到了“要一个傣族，还是要一个袁运生”的“政治问题”。

答：这实际上是后来有人心理不平衡，就把事闹了起来。有一次华国锋到日本访问路过机场，看了壁画后说了一句：“可以听听少数民族的意见嘛。”于是当时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华君武打了个电话给张仃，要张仃考虑怎么落实华主席的电话指示。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电示，也就是讲了这个意见而已。张仃不同意这种草率的方式。他就要求开个现场会。其实从时代来讲，1979年的时候不应有这种事了。所以我当时知道这事就特别奇怪，后来我到江丰那里，他知道后也是很生气，当着我的面就给华君武打了个电话，表示他不参加，并清楚地陈述了他的意见：一、没有政治问题；二、没有民族问题。但是华还是坚持要开会。于是我和张仃、袁运甫等很多画画的人就去了，同时参加的还有四十多位傣族同胞。

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有十几个人先后发言。在现场我看到来了一位国家民委的副主任，他的调子就比较温和。我想我是应该发言解释一下。于是我提出能不能让作者也谈谈自己的想法。但回答是否定的，你的壁画有问题，你是来接受批判的，被批判的对象怎么可以随便发言呢。

休息以后，我自己主动站了起来。我说我作为这幅画的作者，我想谈谈我的看法。首先我是根据你们傣族关于泼水节的传说画的这张画，这和傣族生活是什么样，没什么关系。再说我在你们那里生活了八个月，泼水节也好，或者你们有没有拖拉机，我都很清楚，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面画出来，那样反而会显得很假。另外关于艺术语言的问题，你们未必清楚。壁画和连环画不



同，壁画是可以把时间延续的过程放在一张画里，它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。我说这就是艺术语言的问题。这张画我从早上一直画到夜里，画黑夜的时候，我也不能把它变成漆黑一团吧，我就把调子变了一下，这也是艺术语言的问题。就这样我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这时候，会场上发生了有趣的变化，所有傣族的同胞都一个个回过头来又发表了意见，他们将自己刚才说的话全部都否定了。他们说我们不懂，“听了作者的发言之后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刚才讲的话是不准确的”，“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指导”。华君武最后站起来作总结发言：“今天的会开得很好，大家都谈了意见，作者也谈了看法，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幅壁画如果不改，民族同胞看了会不会有意见？”“不会啰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没有意见啦。”

问：您在1982年去了美国，是不是和这个事件有关？

答：我觉得我已经浪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，从1957年到1979年，因为是所谓的摘帽右派，其实和右派差不多。刚刚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却又出了这样的事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失望。所以后来美国邀请我去当访问学者，我想如果还是这么下去我不知道又会浪费多少年，不如去美国找一个空间，全身心地去做画，做我想做的事。

问：在美国多年，您的经历如何？

答：我刚开始到美国是受美国政府的邀请去的，后来受不同的学院，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美中友好学会、史密斯女子学院、斯坦福大学等等学院邀请去画壁画和讲课，就这样一个接一个，一直到1984年，我受哈佛大学的邀请，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时间。

问：在这期间，您想过要回国来吗？

答：在1984年底，当时的中国文联书记吴祖强带着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访问，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我的画室中与我有一次谈话。我记得那天已经很晚了，

他问我愿不愿意回学校教书，我说你先看看我的画，感觉一下合不合适，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的画到美院去无法教学，那我就没法回去；如果你觉得可以，那我也可以考虑回去。他看了后很坦率地说，你现在这样的画恐怕还不行。我就告诉他如果说我的画不行的话，那我回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我说我是决不会改变风格的，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吴祖强笑了，说：“我今天来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中国文化部、中国政府通知你，你的去留问题完全尊重你个人的意见。”我当时觉得吴祖强非常通情达理。当时我还对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，我说我到美国两年多了，我一直在注意有没有一些在学术上很有成就的学者，比如说最优秀的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等，而这些学者常常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。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年，我们的国家一直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的大文学家、大哲学家。我说按我的看法，要想学术发展、科学和艺术发展，首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还必须给人独立思考的空间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想，无论是在文学、艺术、哲学各个方面，如果不经自己的实践，不经过真正的体会，他就形成不了有价值的思想。

问：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，你對自己一直很有自信。

答：人首先要有自信，这点对艺术家来说尤为重要，有了自信才有创作自由度，别人才会更尊重你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的一个大学做演讲，主题是有关中国的艺术。可是老是有人提问关于壁画事件的问题，我就很生气，我说我在这里是来和你们谈艺术的，我相信你们对中国的艺术了解得并不多，但你们今天的表现更像是记者，而不像是艺术家。后来这个演讲的主持人马上站起来向我道歉。在美国就是这样，如果美国人发现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他就会很尊重你，如果你是一个跟屁虫，他马上就看不起你。其实人同此心，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。

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画壁画，校方一直想审查我的画稿。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也未尝不可，但是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一向强调自由创作，一直说特别尊重艺术家，我就是不让你审查。两个月过去了，我一张画稿也没有给他们看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人通知我学校的艺术委员会要来看望我，我一听就知道是来审稿的。那天艺术委员会的主席、图书馆的馆长、学校重要的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成员都到了场，我事先拿了一张小纸条，在上面画了两条线，贴在墙上，他们一看谁都不吱声了，当时就冷了场。然后我告诉他们，这就是在我画正稿之前，你们惟一能看到的東西，如果你们对我的创作没有信心的话，这合同现在就可以取消。在一片沉寂之后，反应最快的艺术系主任马上说：“袁先生你误会了，我们是完全相信你的。”我想创作自由度的确是需要争取的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。人首先要有自信，有了自信别人才会尊重你。

问：在2000年中国百年油画展上，你提出，“从中国美术馆正展出的中国百年油画展看我们百年来的美术运动，最突出的问题，严格一点说，是它至今仍未能改变它的婴儿状态。如此下去，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亦步亦趋的学步心态了”。看来您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。你是否认为这个问题是当今中国艺术界的根本问题？

答：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聊天。其中有人就建议要把过去忘掉，一切从零开始，当一个婴儿，来真正地学习西方的艺术，我当时就反对。我说，人是不可以倒着做的，我们已有的东西，没必要扔掉，可以找别的途径丰富自己；更没有必要认为我们的过去都是错误的，而西方是完全正确的，需要一切从零开始。我说这种理论根本不应该存在，人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态度。当时我们吵得很厉害，我说大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不再是孩子了，假装是很可悲的，没什么必要。一个人是完整的，成长也有一个过程，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才组成。而且绝不能简单地说过去的一切就是错的，西方的一切都是对的。人始终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力。

问：能不能说说对中国美术理论界的看法？

答：理论家很难当，是件苦差使。可以看到艺术市场是这样，社会又是很急功近利，作为理论家也要生存，所以常常看到一些不知所云的艺术评论，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观点。理想主义的理论家是非常难得的，说到底，理论家的处境和艺术家差不多。我觉得一个好的理论家应该有非常扎实的文化基础，有很高的判断力，有很坚忍的态度，有很大的胆量。我想总有人会想做这样的人。



瓷绘作品

萝卜瓶 高 51.2cm





袁
运
生

12 >> 13

Yuan Yunsheng



梅瓶 高45cm







缸 高 39cm

袁
运
生

16 >> 17

Yuan Yunsheng



鱼草罐 高33.5cm